詩集傳

詩集傳卷第一

周南關雎

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内治由内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内外之異内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

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夫文王受命稱王則大姒因稱后妃而諸侯之妻因稱夫人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毛詩之叙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然則二

南皆出於先王其深淺厚薄二公無與而強以名之可乎

國風

孔子編詩列十五國先後之次二南之為首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之相次亡之先後也秦之列於八國之後後是八國而亡也陳之後秦將亡之國也檜曹之後陳已亡之國也豳之列於十四國之後非十四國之類也嘗試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後亡者詩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魏唐晉也諸侯之亡者莫先

於晉周安王之十六年而田氏滅齊二十六年而韓魏趙滅晉齊之亡也先晉十年而齊詩先晉何也晉之失國自定公始自定公以來者韓魏趙之晉也齊之失國自平公始自平公以來者田氏之齊也定公之立先平公三十年矣孔子自其失國之君而以爲亡焉故諸侯之先亡者晉其次齊也鄭之亡也當安王之子烈王之元年則齊晉之亡也久矣周之亡也盡於烈王之曾孫王赧之五十九年則鄭之亡也亦久矣衛之亡也當秦始皇帝之二十七年則周之亡

也亦久矣後亡者常先秦最後亡而列於八國之後以爲非特後之而又兼是八國而有之也春秋書諸侯之會王之大夫必列於上王之世子必列於後秦之所以後於八國者猶王世子之後諸侯也葢以爲異焉耳陳之亡也當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孔子卒之歲而陳亡然則孔子之編詩也陳將亡矣知其將亡而不以列於未亡之國葢以亡國視焉此陳之所以後秦也檜之亡也當周幽王之世鄭桓公滅之曹之亡也當周敬王之三十三年宋景公滅之檜先而曹

後因其亡之先後而爲之先後焉以爲已亡矣無所事先而知其後亡也此檜之所以後陳而曹之所以後檜也嗚呼數十百年之閒國之存亡孔子預知之讀其詩聽其聲觀其國之厚薄三者具而以斷焉是故可以先焉而無疑也良醫之視人也察其脉而知其人之終身疾痛壽夭之數其不知者以爲妄言也其知之者以爲猶視其面顏也夫國之有詩猶人之有脉也其長短緩急之候於是焉在矣邶鄘者衛之所滅也魏者晉之所滅也檜者鄭之所滅也檜詩不

爲鄭而邶鄘爲衛魏爲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之所爲作者衛晉也是以列邶鄘魏於前而以衛晉終之雖主衛晉而其風不同故邶鄘魏不可沒也邶鄘之詩學者以爲衛矣何也叙以衛也而魏詩不爲晉何也叙不以晉也雖不以晉亦不以魏然則是不舉其國耳凡叙之不舉其國者文之所不及也以其不及而廢其爲晉則學者之陋矣汾沮洳之三章而三稱晉官焉非晉而何季子觀樂於魯至於歌魏曰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

也夫亡國之詩而季子言之若此乎蓋以爲晉矣非亡國之詩也至於檜風檜之末亡而作矣豳之非十四國之類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所作也蓋以爲豳耳非豳人之詩也非豳人之詩而言豳之風故繫之豳雖繫之豳而非豳人之詩故不列於諸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者也以其特異而別之亦理之當然也季子之觀樂也既歌齊而繼之以豳秦魏唐何也曰孔子之未絺詩也太師次之以豳爲秦之有也而繫之秦以秦晉之強相若也而不能決其長短

意天下之諸侯將歸於此二國至孔子而後定

蓋非太師之所能知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

孔子之敘書也舉其所爲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爲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夫唯不詳故學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之敘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爲出於子夏子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

爲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爲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歟然其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敘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敘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敘子夏所創毛公

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爲此孔氏之舊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鳥之摯者也物之摯者不淫水中可居者曰洲在河之洲言未用也逑匹也言女子在家有和德而無淫僻之行可以配君子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

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荇接余也左右助也流求也服事也后妃將取荇菜以共宗廟必有助而求之者是以寤寐不忘以求淑女將與共事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芼擇也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叙也凡詩之叙類此窈窕淑女不可得也苟其得之則將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琴瑟在堂鐘鼓在廷以此待之庶其肯從我也此求之至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方葛之盛時黃鳥出於谷而集于木鳴喈喈矣詠歌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聞見言其樂從事於此也覃延也萋萋茂盛貌也黃鳥摶黍也灌木藂木也喈喈和聲也或曰黃鳥之集于灌木猶婦人有嫁于君子之道也言女子在家習為婦功既成則可以適人

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莫莫成就貌也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師女師也婦人謂嫁曰歸言其告教於師氏也則告之以適人之道矣薄亦辭也汙煩撋之也澣濯之也私燕服

也衣禮服也此女師所以告之之言也害澣害否去者言常自絜清以事君子也常自絜清以事君子則可以歸寧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

婦人知勉其君子求賢以自助有其志可耳若夫求賢審官則君子之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采不已之辭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也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而不盈焉則志不

在卷耳也今將求賢寘之列位而志不在亦不可得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也虺隤病也姑且也將陟險而馬病不求良馬以任之徒酌酒以自慰不以爲深憂也則終不免矣譬如爲國之難知小人之不足任而不求賢以自助亦無以濟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此章意不盡申殷勤也凡詩之重複類此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所以爲罰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瘏痡皆病也馬病而不知擇至於人又病也則無及矣亦吁嗟而已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下曲曰樛木以樛故葛藟得纍之而上后妃以逮下故衆妾得敘進於君子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而能安履其福祿苟其不和雖有福祿而不能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將大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蚣蝑也不妬而多子一生八十一子詵詵

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言后妃子孫衆多如螽斯

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群飛聲也繩繩戒慎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夭夭少壯也灼灼盛也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
驕其君子而以宜其室家此后妃之德所致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蕡大貌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始言其華中言其實終言其葉言其容德皆盛

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兎罝后妃之化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敬也兎罝兎罟也丁丁椓杙聲也干盾也

罝兎之人野之鄙人也野之鄙人禮之所不及

也禮之所不及者其心無所不易人而無所不

易則其於妻妾也無所復敬矣今婦人能以禮自將敬而不可慢故其夫雖罝兎之鄙人而猶知敬之夫人知敬其妻妾則無所不敬是以至於椓杙而猶肅肅也赳赳有力之貌也罝兎之人則赳赳之武夫也世未甞患無武夫獨患其不知敬而不可近今武而知敬故可以爲公侯干城也桃夭言后妃能使婦人不以色驕其夫而兎罝言其能使婦人以禮克君子之慢故桃夭曰致而兎罝曰化夫致者可以直致而化者其功遠矣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仇匹也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丁丁人之所聞也中逵人之所見也中林聞見

之所不及也非人之所聞見而猶肅肅則其敬

也至矣

兎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室家和平故

婦人皆樂有子是以采之不厭也有藏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拾也捋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袺執衽也襭扱衽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潛行曰泳方泭也思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

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絜之行不可犯以非禮
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
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也楚
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尤翹翹者以言欲取
女之尤高絜者也然猶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
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
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草之尤翹翹者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是

時紂猶在上君子久役于外故婦人遵汝而伐

薪勞苦而念其君子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斬而復生曰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魚勞則尾赤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周

德雖廣而紂之虐如將焚焉民之被其害者如

魚之勞於水也然而有文王以爲之父母可以

無久病矣雖婦人而知文王之可歸此所謂道

化行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麟仁獸也其於仁也非有意爲之其資之也天

矣關雎之時人君與其后妃皆賢故其生子無不賢者夫公子之賢非其身則爲之父母之所以資之者遠矣是以信厚振振而不自知猶麟之於仁也毛詩之叙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夫關雎之化行則公子信厚公子之信厚如麟之仁此所謂應矣未嘗言其時也捨麟之德而言其時過矣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

定題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召南鵲巢　　國風

鵲巢夫人之德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鳩性拙不能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鳩之託鵲巢非有德誰能安之毛詩之叙以鳩爲鳲鳩言夫人如鳲鳩之均一乃可以配焉説雖無害而鳩非鳲鳩也百兩百乘也御迎也諸侯之子

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據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蘩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公侯之夫人執蘩菜

以助祭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公事也其在宗廟之事則竦敬其還歸則舒遲言各獲其宜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二者皆蝗類覯以禮遇

也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婦人之於君子猶
二物之相從其性然矣然其未見也常自憂不
當君子故每以禮自防至於既見而後心降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鼈也陟南山而采蕨豈有不得者乎然而常
憂不得也婦人之從君子亦豈有不見禮者乎
然而常憂不見禮也憂不見禮而後乃見禮矣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山菜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蘋大蓱也藻聚藻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也宗室大宗之廟也此所謂教成之祭也記曰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奠

於牖下何也戶牖之閒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主人皆筵於廟中戶西西上右几以

爲女子外成者也祭禮主婦設羹今使季女設

焉所以成其婦禮也幼而習之既嫁而奉祭祀

則終身行之此所謂能循法度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言美召伯江有汜言美媵何彼穠矣言美

王姬魚麗言美萬物盛多皇矣言美周或言正

詩不言美因各爲此五詩之說夫五詩言美則

正詩未甞不言美矣未甞不言而爲不言之説

此皆近世之浮説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小貌也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召公廵行邦

國重煩勞百姓蔽棠而舍國人思之而愛其棠

不忍伐也召公之爲二伯武王之世矣而詩稱

召伯思者之辭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

拜召伯所説

拜拔也説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速召也二南當文王與紂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濡物召南之女被文王之化能以禮自保故其稱曰行者未嘗不欲夙夜也謂道之多露是以不敢女子未嘗不

欲從人也謂卋之多強暴是以不可女子之所以自保如此然猶不免強暴之獄故其自辨曰謂雀之無角信矣今而穿屋則雀有角矣謂鼠之無牙信矣今而穿墉則鼠有牙矣謂強暴之無室家之道信矣今而召我以獄則強暴亦有室家之道矣雖召我獄然而知其室家之道不足而終不之從者召公明於聽訟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毛詩之叙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

儉正直德如羔羊夫君子之愛其人則樂道其
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而已非言其德也言
其德則過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素絲以英裘紽組絲以飾
縫也皆婦人所爲實功也委蛇自得之貌也言
召南之大夫服其羔裘自公而退食於私家無
所不自得也夫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
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此所以爲
鵲巢之功致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
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緎總皆縫飾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
雷聲隱然在南山之陽耳然而不可得見召南
之君子遠行從政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可得
如是雷也故曰何哉吾君子去此而從事於四

方不敢安也既而知其義不得歸也則曰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言不可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
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
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
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落也塈取也盛極則落者梅也女子之盛時猶是梅也方其七存也迨其吉而後嫁焉可也及其三也及今焉嫁之可也失今則過矣及其既盡頃筐而取之也謂之娶則嫁之矣七而擇其吉三而及其今盡而聽其謂此所以各及其時也凡詩每章有先後深淺之異如此詩及中谷有蓷晉無衣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强求其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微貌也三心也五噣也正月噣在東方三月心在東方命禮命也諸妾從夫人以次敘進御於君所猶小星之從心噣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云者妾自謂卑賤不敢與夫人齒之辭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裯帳也猶若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決復入爲汜江則有汜適則有媵而之子之不我以何哉其後則必悔矣蓋不敢怨而俟其悔耳夫不敢怨者悔之之道也故小星欲求衆妾之不敢齒我而不以貴賤臨之蓋使之得進御於君而妾不敢與我齒矣江有汜欲求適之悔過而不以怨言犯之蓋事之不失而適自悔矣

此則善原人情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水岐成渚處止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嘯歌以言其不怒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誘道也野有死麕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

後行今有女於此思以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

禮道之而後可疾時不然也古者昏禮以歲之隙自冬及春皆其時也孫卿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内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樕小木也將取樸樕死鹿以爲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況於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脫脫舒遲也帨佩巾也尨狗也奔走失節則佩帨動非禮相陵則狗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漢儒之言詩者曰王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而近世學者又因此詩稱平王齊侯則遂以二南爲東周之詩無疑矣予讀儀禮觀其燕饗之樂風雅之正詩無不咸在蓋關雎鹿鳴之作也久矣非復衰世之詩也夫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歟譬如商人謂湯武王蓋亦當時一號也至於齊侯則武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且周頌之言成康猶不得

爲成康子孫之詩而此詩獨不得爲文王之詩哉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王姬之美盛若是華也肅敬也雝和也人之見王姬之車者則相告曰曷不肅雝乎此王姬之車也人之見其車者猶知肅雝則王姬之敬也至矣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魚之深釣而得之者由絲緡也王姬之貴娶而

得之者由禮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茁出也葭蘆也豕牝曰豝人君雖有恭儉之志而室家不聽則殆不行令召南之夫人能順其君子無所不敬雖葭之微於其生也而有不傷之意焉故能使物無不蕃者於君之射也一發而虞人翼五豝以待之此蕃之至也然猶不敢盡取之一發而已故曰吁嗟乎騶虞騶虞仁獸

言仁如騶虞也此所以爲鵲巢之應矣

彼茁者蓬一發五豵吁嗟乎騶虞

豕生三日曰豵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集傳卷第一

詩集傳卷第二

國風

邶柏舟

邶鄘衛本紂之畿內其地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武王克商以封紂子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及成王幼三監與武庚叛周公伐而誅之患商人之思舊而好亂也於是改封微子於宋以奉商後而以其餘民封康叔於衛以邶鄘封他諸侯其後衛人并邶鄘而有之頃公之世變風既作而邶鄘衛皆自有詩各以其地名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毛詩之叙曰此衛頃公之詩也變風之作而至於漢其間遠矣儒者之傳詩容有不知其世者矣然猶欲必知焉故從而加之其出於毛氏者其傳之也其出於鄭氏者其意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意之疎矣是以獨載毛氏之説不敢傳疑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

有仁人而不用譬猶以柏為舟而不以載使與

衆物皆況於流而已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入也逄迎也鑒之於人美惡無所不受惟擇其可而後受故雖兄弟而有不據也愬不仁必於仁人今愬之於不仁此愬所以爲迎其怒也蓋朝無善人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言我心之堅平

過於石席也棣棣富而閑習也選擇也小人之惡君子曰何爲斯踽踽涼涼然君子不以其故自改也此所謂不可轉與不可卷也

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擧手貌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月當微耳日則否豈有日月更代而微者歟君子與小人常迭相勝然而小人而不得其志者

常也君子而不遂如日而微耳是以憂之不去於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也憂患既深思奮飛以避之而不能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間色黃正色以綠爲衣而黃爲裏言妾上僭而夫人失位也莊姜齊女美而無子莊公之嬖人生子州吁母嬖而州吁驕故去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

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訧過也治絲而綠之者汝也綠非所以爲衣旣已綠之而又以爲衣此則我之所訧也古之人爲是上下之分所以使人無所訧耳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以綠爲衣惑者不知其不可也若夫絺綌之薄而以禦風其弊立見矣譬如小人而重任之涉患難而後知其不可也古之人所以爲是君子小人之辨者誠得我心之所憂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莊公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弒之戴嬀於是大歸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鳦也春則來秋則去知有所避也燕將飛而差池其羽猶戴嬀之將別而不忍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將送也頡頏左右顧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
及實勞我心
陳在衛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
思以朂寡人
仲戴嬀字也任大也塞瘞也淵深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

莊姜賢妃也莊公惑於嬖妾而不禮焉及寧立而不能終故其自傷曰君夫人日月也奈何捨我而逝不復其故處乎雖然捨我而能有所定尚可也苟爲無定何用不顧我哉石碏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亂莊公不從故及於禍此胡能有定之謂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始月盛皆出於東方俾也可忘徒使我可忘之而已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畜養也呼父母而訴所怨也述循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之風也風霾曀雷皆以喻州吁之昏暴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州吁往來皆不可常莊姜雖思之無益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陰也古有又通嚏或作疐跲也寤而思之則不寐願往從之則若有跲制而止之者言不欲往耳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懷安也安於其所不欲往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漕衛邑也南行伐鄭也莊公之世鄭人伐衛州吁既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宋公子馮在焉鄭人將納之故使告於宋與陳蔡共伐之是時民有爲土功於國者有城漕者我獨南行伐鄭去國遠役爲最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子仲者公孫文仲伐鄭之帥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民將征行與其室家訣別曰是行也將於何居處於何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求之於林之下蓋預爲敗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闊勤苦也成說歷數之也然猶庶幾獲免於死亡故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闊遠也洵信也不務活其民而貪遠略故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告之以誠言而不吾用故曰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

子欲止之而不忍言也故深自責而已凱風南

風也棘難長之木也風之吹棘心而至於夭夭

也劬矣母之於子其勞如是風也而不能使留

焉則子之過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棘薪言其成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地其下有寒泉泉在浚下而浚蒙其澤我

曾此泉之不若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睍睆好貌也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

能說吾母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

毛詩之叙曰宣公淫亂不邺國事軍旅數起大

夫久役男女怨曠夫此詩言宣公好用兵如雄
雉之勇於鬬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爲軍
旅數起大夫久役是矣以爲并刺其淫亂怨曠
則此詩之所不言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勇於鬬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不顧也宣公
之時大夫久於征役以公爲猶雉耳故自咎其
懷於衛曰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思得信厚之君以事之而不可得故勞

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征役既久思歸而不得之辭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也宣公好害而多求國人苦之故告其君子曰吾不知孰爲德行苟不忮害不貪求斯可矣何用不之善哉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春秋傳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恃苦匏而涉深濟未有不溺者也而況於無匏乎有人焉曰深則吾厲淺則吾揭無不渡也則亦不畏不義不忌非禮之人也宣公烝於夷姜而納伋之妻昏亂甚矣故云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鷕雉聲也軌軾前也飛曰雄雌走曰牝牡有瀰濟盈而視之以不濡軌有鷕雉鳴而反求其牡衆之所謂不可而不顧之辭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雝雝鴈之和聲也納采用鴈旭日始旦大昕之
時也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冰之未泮
昏姻之時也宣公淫昏而國人化之故此章爲
陳昏禮之正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卬我也人皆輕涉而操舟者獨招招然不肯從
言衛人相率爲亂而其君子猶待禮而後行不
得其偶不行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
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谷風東風也風行於陰雨而不廢其和夫婦黽
俛同心憂樂共之而何怒之有葑須也菲芴也
人不以其下之不善而弃其上之可食譬如婦
人德音不違而足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畿門内也荼苦菜也行道而有所違者其行遲
遲而不忍去今君子之弃我曾不如是行道之

人也其送我止於畿而已故其心苦之而不知荼之苦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湜湜水見底也沚小渚也屑絜也涇水入渭渭清而涇濁涇以渭故人謂之濁耳然其沚湜湜然上下如一婦人自言修絜如此奈何以新昏之故而遂不吾絜乎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梁笱皆所設以取魚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之謂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

成之難則將輕用之我雖見弃猶憂其後之不
繼也故告而止之既而曰我躬且不容何暇䘏
我後哉知告之無益之辭也閱容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
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此章言其深淺有無無所避者民之有喪猶將
匍匐救之況於事君子而有不盡乎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
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慉養也夫婦之親而至爲仇讎故雖平生之德

義皆鬻而不售育生也鞠窮也昔者生於恐懼
鞠窮之中及尓顛覆而不顧令亦既生育矣而
比予于毒毒者人之所弃惡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
潰既貽我肄不念昔者伊予來塈
旨美也蓄聚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貽遺也肄
勞也塈息也蓄美菜者所以御冬月之無也
令君子亦以我御窮而已及其富樂則不我以
不念昔者由我而獲此安息也
谷風八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黎今黎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試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納而不歸其臣尤之故曰君子之所以覲其人者於其微耳是以試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於衛久矣而衛不吾勸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而胡爲不自歸乎衛人非君之故之爲而胡爲久於其地乎中露泥中言其暴露而無覆藉之

者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

衛侯爵時爲州伯故稱伯歟孔氏之叙詩也自爲一書故式微旄丘之叙相因之辭也而毛氏之叙旄丘則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其言與前相復非一人之辭明矣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前高曰旄丘誕闊也叔兮伯兮同姓之國也旄

丘之葛其節雖甚闊也然而無以其闊節而謂患不相及苟斷其一節而百節廢矣譬如諸侯雖異國而相爲蔽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久而不救哉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夫豈無故而久處於衛哉以爲與衛同患勢之所當救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蒙戎亂貌也久留於衛裘已弊矣非吾車不能渡河以告東方之諸侯也以爲東方諸侯無與

我同患者耳是以止於衛而不去蓋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土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與衛共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小也尾末也流離梟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狄之虐始於黎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褎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

毛詩之叙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

王者夫此詩言賢者不見用而思愬之天子故

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知周之不足愬故曰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毛氏旣以西方美人爲周

而又以彼美人爲衛之賢者曰所謂西方之人

者言其宜在王室也可乎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

俁公庭萬舞

簡擇也萬舞干舞也方且萬舞而勤於擇人言

其盡心於舞而不知其他也日中而舞未止言

無度也在前上處居舞者之前列也俁俁壯大貌也俁俁之碩人非所宜舞於中庭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組織組也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馳於下如織組也言有力而善御者可以禦侮矣而使之執籥秉翟赫如渥赭鄉大夫之容也而錫之以一爵記曰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也惠不過一散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

方之人兮

榛栗屬苓大苦也山則宜有榛也隰則宜有苓也傷碩人之不當其處也賢者仕於諸侯而不得志則思𢙢之天子西方周之所在也周衰而天子不能正諸侯雖復知其賢亦將無如之何矣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言其不能及遠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

凡詩皆繫於所作之國故木瓜雖美齊桓而在

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國之女思衛而作詩其爲衛音也固宜猶莊舄之病而越吟人情之所必然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毖流貌也淇衛水也孌好貌也泉水出於他國而流于淇女子嫁于異國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是以思衛之諸姬將見而與之謀也夫思歸
情之所當然也不歸法之不得巳也聖人不以
不得巳之法而廢其當然之情故閔而録之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
諸姑遂及伯姊
始有事於道者祖而舍軷因飲酒於其側曰餞
禮畢遂行宿於近郊泲禰所由適衛之道也書
曰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春秋傳衛
及狄戰敗于滎澤故濟水及衛衛女思歸而不
獲故言其所由以歸之道以致其思之至也既

言其所由以歸之道則又言其可以歸之義曰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其宗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因以問其姑姊今曷爲不得哉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干言亦所由適衛之地也脂脂車也舝設舝也還車還旋其車而試之也遄疾也害何也言其至衛非有瑕疵也而曷爲不許哉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蓋以自況也須漕皆衛邑也知其不可是以出遊以寫其憂而已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君子仕於亂世如出自北門背明而向陰也仕而不見用者君也而歸之天知命者之辭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適之也埤厚也天子之政令既以適我國之政事復并以厚益我已事而反則其處者爭求其瑕疵而譴讁之言勞而不免於罪也謂之室人者在內而不事事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敦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恵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邪讀如徐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故其民苦之而相告曰苟有惠而好我者與汝携手同行而從之昔之虚徐者今亦並爲急刻之行矣尚曷爲不行哉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喈疾貌霏甚貌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未有赤而非狐黑而非烏者言其君臣爲惡如一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衛君內無賢妃之助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既有美色又能待我以禮者而進之於君思而不可得是以踟躕而求之城隅言高而不可逾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以記過失且以次敘群妾之進御者煒赤貌也樂其有法而後說其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者蓋言宮中無復斯人矣故願得幽閑處子而進之君也苟有以是女進者吾非此女之美乃美其人之遺我者耳蓋求之至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疾之而難言之故識其臺之所在而已燕婉謂伋也籧篨不能俯者天下之惡疾所以深惡宣公也泚鮮明貌也燕安也婉順也鮮善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洒高峻也殄絶也猶言病而不死者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將適世子而得宣公猶網魚而得鴻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使之於齊使盜先待於莘壽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去壽竊其節而先往盜殺之伋至曰乃我也又殺之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往救之而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憂而不知所定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若避害而去於義非有瑕疵也而爲爲不去哉夫宣公將害伋伋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而壽之死獨何哉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君子以爲非義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二